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五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雜著

讀荀子

荀卿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敵也甚哉卿言之不經其流至於開廢黜之禍侈尊大之心將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乎夫五倫之在人其分不可以僭差而名稱不可以規避蓋不易之理而謂天子

至尊無匹則何以建夫婦之極為天下之則乎禮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正嫡庶之分謹淩犯之防審如卿說則后與嬪御可以無別矣夫今日為天子之妻者將後日為天子之母也天子至尊可以無匹則亦可以無母乎禮謹大婚所以重人倫之始也卿不誦法於古而敢為無稽之論使後世昏庸之主以天下之母為不足重而輕於幽廢禁黜與嬪御無別者將不自卿言發之乎君臣上下之分固

截然有定而貴貴尊賢亦當各致其極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此二帝所以為人倫之至而謂天子無敵可乎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故湯學於伊尹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之前不敢意其非分蓋直以師道尊之矣而况所謂客禮者哉卿號知禮而所見乃與公孫鞅無異使為人上者妄自尊大堂陛之勢愈嚴而尊德樂道之義不復見於後世非卿之罪乎或曰卿之意本於禮之尊無二

上及天子無客禮莫與為主之說蓋亦有據而云者是大不然凡讀書不可以辭害意彼尊無二上特以辨夫儀章度數之等威耳天子無客禮則又專指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之一事也豈天下之通論耶以是為天下之通論則卿之所見亦淺矣

讀將鑑博議

凡為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功之成敗予嘗嘅夫戴溪之論關公也其言曰公輕信寡謀貪

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衆怒而失人心意以公嘗
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而乃受呂蒙之詐虛内攻外
至於敗亡為輕信寡謀之過又以為公之攻樊也嘗以
軍資不給將還治麋芳傅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
皆降夫一介之士必有死友公為主將不能以恩撫下
使衆叛親離為矜已傲物之過嗚呼公之在許也曹操
察其無留意而使張遼問之公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當立効以報乃去耳其後

解白馬之圍盡封其所賜而奔昭烈然則惇天下之大信者公也昭烈嘗與曹操共獵公欲殺操昭烈不從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於操曰此誠不可與爭鋒使當時從公之言則漢室中興可以為有成之韓椎矣公之下襄陽斬龎德降于禁也威震華夏操議從許以避其鋭無謀而能若是哉然則負天下之大謀者公也權與昭烈既分荆州則權乃漢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犄角之功不可謂之虛内曹操脅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

外至於荆州之分吳人以昭烈為無功不當得而溪亦以為然予獨以為曹操之東下也魯肅親謂權曰劉豫州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如使豫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操天下可定也孔明請援於權權亦謂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夫豈以昭烈身之勇兵之强哉實江東之人欲藉重於王室之胄庶操為逆而我為正耳盖操逆我正則神必相其役而士思奮有必勝之理使赤壁之下非昭烈親在行閒則權操均賊勝負不可以逆正决矣

荆州分地昭烈豈無謂而得之者哉權無故欲并之而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公之逐之宜耳恐辱而婚其讎春秋之所非也權既反覆小人公烏得而婚之矧公知春秋識禮義而權以妹妻昭烈之事又自可鑒公之絶之亦宜耳軍資不給當以軍法從事使公不加之意則失其所以為將者矣知人之哲聖堯猶難公亦烏能逆料芳與士仁襲漢之衣冠而甘為臣虜者哉凡若此者謂之矜已傲物吾不知其可也公之善待卒伍

見稱於昭烈而溪謂公不能以恩撫下昭烈於公情若兄弟其死也棄中原之讎為伐吳之舉千載之下得死友者莫如公而溪以是譏之是皆近於誣矣乃至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公何也昭烈跨有益州漢中之地帶甲百萬而孔明為之臣權能保其必勝乎慮不及此而乃區區於襲公使天尚祚漢昭烈不死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乎故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非公也權也漢有天下

四百餘年曹操一旦欲攘其位而柄其政君其人故昭烈起兵徐州則郡縣多叛操應漢耿紀韋晃之流位不過少府司直而伐操不克矢死無悔當時扼腕於下者可知矣故曰犯衆怒而失人心者非公也操也為溪者何故以僭竊反逆之事務欲取而加諸忠義正直之臣乎至於篇末乃曰公固非良將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於後代也嗟乎古所謂良將者豈獨以其勇而已哉伊尹去桀以就湯太公避紂而佐武

王凡為將者莫良焉以其識去就而以除殘去暴為心耳漢末羣雄鼎沸袁曹勢可以帝天下而公委質於昭烈盡瘁乃已是豈有所顧望者哉所謂良將若公是已而溪曾不之識則是重公之無成為可惜而輕其大節為可後也夫成敗出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之仁人志士盡其在已者耳豈能責成於天耶善乎蘇洵曰世多奇呂蒙之功以予所見乃小人舞智不足取也溪烏足以與此

先師介庵先生呂文懿公遺事

先師之葬太史陳先生為狀以速銘間有逸事謹摭之以備採擇先生賦質渾厚偉姿容見者知為大器未冠著書數百言號呂子考萬全府君異之語人曰昌吾族者在是兒矣萬全卒於景先生貧無以家有請徇俗火葬者先生時年十七潸然不從曰忍使先人遺體受此炮烙刑乃權厝景東景有浮圖先生嘗登題其上曰吾不能使先人首丘不復登此塔每至墓次號泣不返景

人悲之既奉母南家屢空學益力郡守黄公懋廉知之召至取案上一卷書曰能誦此乎蓋洪範也先生暗誦之終篇黄公大驚異遂補學諸生先生内莊外和不少屈權貴天順初逆亨與宦者吉祥怙勢獨嚴憚先生每遇朝會先生官五品當服青袍亨等見之輒曰吾輩行當為先生易緋雖屢言之先生自若也修撰岳正常與先生共列亨與吉祥罪狀於上未發亨等覺之乃共摘正與先生所草承天門詔語以激上上怒坐便殿召近

臣至厲聲曰正欺罔敢爾原素謹厚乃助之何也既退
人危之先生曰死生天也懼何為性孝母夫人有疾湯
藥必手自調劑乃進疾革一女死懼其知也强言笑不
敢哭既喪奉柩之景啓萬全之窆並載以還或忌陰陽
家說先生不可曰吾知奉親遺體還鄉禍福非所恤也
舟中猶寢苫枕塊因得疾抵家遂不起先生痛兄早世
撫教其孤志思若已出皆底有官嘗曰吾荷先世蔭有
此禄且恥獨擅也悉分諸故鄉以周族人不妄取予奉

使如蜀往返間篋中無長物性儉約身無紈綺所衣止於賜服喜周貧匱故侍郎許公思温雅善先生其孫瑶旅食京師先生周之數年曰汝當還守丘隴瑶陽應之曰諾先生厚贐之瑶受而不歸居月餘復來謁先生不問又周以粟布且勸之歸無倦意有鄉人丐於市先生識之呼至家衣食之終其身寡嗜欲徐夫人嘗鬻女侍命奉巾櫛十餘年語不及亂勤學至老不怠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録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

暇即為門人講解書史退則咿唔聲復達於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甚精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髮鬚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晰夕一旦考得之顧謂政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先生待人恕以誠然事不可者未嘗依阿取容聞朝政有闕邊徼有警憂見顏面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空言故詩文亦不艱深靡麗如其為人所著介菴集通鑑綱目續編考正藏於家門下學

者多取高第顯官去若今南京太常少卿李本翰林檢討耿裕大理寺丞田景暘監察御史邊鏞禮部主事李溫應天府通判林春其他主考所取士尤多走從遊十年恒以無似辱師門是懼深惟不朽之託在傳而先師平日同道惟大人先生故輒具其所聞以備若其歷官行事已載狀者兹不敢贅

對客言

客有問於鄒訢先生者曰天下之事有不可以理致詰

者請試與先生言之何如先生曰固所願也客曰剡山有獸焉聲如嬰兒彘身而顏尾其名曰合窳見則其沴為水獨山有蟲焉若黃虵而魚翼出入有光其名曰鯈𩹉見則其眚為旱嶓冢之鳥曰欽鵶音如晨鵠赤喙而虎爪見則其祲為兵硜山之鳥曰絜鉤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見則其厲為疫餘峩之山獸肖莬而鳩目遇人則眠曰犰狳見則其烖為蝗章莪之山鳥肖鶴而一足青質絳文曰畢方見則其妖為火凡此諸孽者未嘗一至

乎中國而辛壬之交大水於南甸於浙中譌火於魯宮於京庚西師不解東旱方殷而疫於京師蝗於内郡若是者夫子以為何如抑載籍不可盡訊乎先生曰是非子所知也子以合窳儵蟰之必能致水旱欽䲹絜鉤之必能致兵疫而蝗非犰狳則不生火非畢方則不興殆惑矣且子之所知者物之孽也而不知有不物之孽焉請為子言之凡古之居巖廊職宰輔者其責在於格君以福民也而或蠱帝聰快私忿媕婀以自容使三辰失

序百軌反常而又不知所以調燮之寅亮之若是者豈非致水沴之合𡨋致旱靑之憸蝻乎古之秉節旄位將帥者其責在於除殘以衛民也而或擁師玩賊坐視夫赤子之掠於寇戕於寇畧不究心又從而蠶食之使財竭力殫四圉靡寧若是者豈非致兵祲之欽鴉致疫癘之㓾鉤乎古之剖符節長郡邑者其責在於宣化以治民也而或事苞苴肆征歛使黔首横目之脂膏不正供於王而盡入於私帑流離困瘁無所控訴若是者豈非

致蝗蝝之𤝔狳致火妖之畢方乎子不此之尤而取驗於物之孽吾故曰子惑矣客曰至哉夫子之言誠非不佞所與知然有說焉願畢教於左右切聞之春秋大水則鳴鼓而攻社周禮大旱則巫師帥羣而舞雩三時之儺則方相氏磔攘以驅疫司烜掌火禁有事則祭於爟而戴記八蜡之祭其一曰昆蟲毋作星經周伯見則天下無兵凡今之水也旱也兵也疫也蝗也火也吾欲攻於社禬於雩弭於儺禳於爟蜡於蝗而禜於周伯或者

轉孽而祥夫子以為何如先生曰異哉吾子之惑甚矣應天以實不以文且不人事之修而聽於神未有能銷變者也請為子極言之且子知夫神之神而亦知夫在人之神乎夫天心仁愛人君則君者人之社也攻之辭則有罪已之詔后非民罔與守邦則民者人之雩也禬之儀則有憂恤之章人之爟則君之一心也禖之以敬人之周伯則國之羣賢也禜之以禮貪吏之病民人之儺也則黜以弭之羣小之害正人之蝗也則辟以蜡之

如是則洚水不足以儆堯暵旱不足以憂湯頑苗不足以病禹蝗不入境反風止火之政非徒見於一方而斯民亦不必為物彫之祈事泰和之業而自無妖札之虞矣若子之所謂攻與禬與彌與禖與蜡與禜者文焉耳文豈足以銷變哉吾則不犧牲不粢盛不醴齊而轉孽為祥若運之掌焉何也以實不以文也客聞之㬋然自失曰吾今乃見至人願終身為夫子執鞭矣

送疥文天順戊寅歲作

程子卧凝曦之榻病疥三月不愈或曰疥有祟焉宜禳之乃作送疥文卧飡居士端居私室心欝志悒若疢若疾瘍發四肢寔繁且寥巨肖蜂屯細如蟻集蔓衍支分荐經遍歷療之愈熾治之弗息肉潰皮腐伊名莫識乃召鳥有先生詢諸泰筮去囊解韜揲如古制變及十八遇屯之萃其繇曰匪倪之疹匪耄之癩人而獲之罔有害祛厥光恠疾良差烏有先生覿偶與竒投筴攘袂仰哂倪嘻曰是疥鬼也為痍為瘍有或罹焉悔詎可當載

祅載禳可以無殃居士曰唯請製告辭速伻召走祟蓋薦卮束芻載糗餞而臚之其辭曰嗟爾疥鬼兮勿窺我廬窻明几浄有圖書壘在楹兮茶在樞爾宜遠遁莫踟蹰嗟爾疥鬼兮勿棲我榻帛布尠兮紈綺乏蠹賊戕仁帝汝罰爾宜遠遁莫我狎嗟爾疥鬼兮莫憑我身佩有帣兮書有紳嚮福威極於惟神爾宜遠遁莫我親嗟爾疥鬼兮勿依我腹經藏笥兮玉韞匵中有虀鹽匪粱肉爾宜遠遁莫我逐嗟爾疥鬼兮勿戕我手干將莫邪繫

兩肘誓殲大憝斮羣醜爾宜遠遁莫我守嗟爾豕鬼兮莫殘我足遊有方兮出必告履芳蹈烈踵前躅爾宜遠遁莫需促告畢乃勢楮幣乃奠漿水有獰其鬼來自燈底倐隱倐顯西徙東倚初遐漸邇可辨形體赤髮紺顏含悲茹喜欲止載趦將進復已鼓掌而歌曰悵夫子兮見尤我何之兮廣陸修霾深嵐重兮山木槮別夫子兮我心憂載歌曰緊夫子兮見疾我焉往兮道路遡獝斷庬嘷兮梟夜泣去夫子兮渺何極言竟歌闋跳梁而前

謂既我譴我復何言披裘漉烟頋終白焉夫疥者介也
聖哲攸貴以鯁為貎以清為倅剛其合德廉其同類不
取不予伊摯之疥也三公不易展喜之疥也臣忠子孝
尼父之疥也出爾入爾子輿之疥也吾輩無計於人有
益夫子以匡以禆曽不見齒凡使夫子髮不暇櫛身不
暇沐志專心一朝吟夜讀貫經穿史出册入竺皆我之
為也其名曰輔學之疥凡使夫子庸衆絶交幽閒獨處
足不他出身無妄與心寧慾窒循矱蹈矩皆我之為也

其名曰翊身之疥凡使夫子寢必反側食不甘美衡慮
困心空身乏體藏華歛鍔待時而起皆我之為也其名
曰逐榮之疥且夫子少文遊巴暨渝吾輩相從敢離須
叟思啓行翼默相陰扶致使夫子譽實相符文藻煥發
聲華孔敷從徽膺聘凌厲清都今既見疏敢不就途但
𢚩夫子居索勢孤幸其省諸毋失良圖居士曰噫子言
之疥無僭無忒吾與人同其詎敢別吾送之疥為裁為
尤人非物議吾不汝留吾頤二三子者相予於窅冥之

野翊予於空同之區以避吉趍利興害除私淑我身匪憂匪虞則我受䀩尚何喋與於是三人者赧然而逝焱然而休聲銷景滅欲見無由越及翊日居士疾瘳

原教一首贈程元英司訓青城

天下未有不資於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甚哉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於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

成人則入大學而有修已治人之教受教而至於修已治人則為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為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於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為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修已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於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為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修已治人之道咸以

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意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者出而後孔孟之教復興甚哉教之難也教之為說備六經而切於大學之書自孔氏者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修已治人者也且為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為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釣利禄歛之不足以修已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萬而況所謂人師者乎甚哉教之難也古者政教

合於一而責成於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輿圖既廣民偽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羣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則今之為學官者雖禄之卑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惜乎其知畏者鮮矣程元英新安歙西人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後性敏而好修為諸生遂於禮學成而試於鄉弗偶既入太學遂願領教事得濟南之青城然則元英亦庶幾知所謂教之難者乎食天子之禄而師其人不知

其所以為教不可也教則多術矣而人師其上也經師其次也今之為師者不足以為訓矣元英能不知所畏哉知所畏而後有所謂大過人者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能盡人之性而已予與同鄉諸君子喜元英之教將大行於青濟之間也作原教以贈之

成齋解

海虞李先生構小齋為燕居之所而揭諸兩楣之間曰成客有過而疑之者曰成之義何如先生曰是非可以

喻諸人也是自得之者也子言之以諗我我將擇焉客曰始夫子之居於鄉也長困於不給今也玉帛充斥乎家庭膏腴聯亘於墟里賓筵窮水陸之珍甲第殫吳蜀之巧夫子豈以成家之故而因以志喜者乎先生曰家道之成在德不在産也惟吾子申言之客曰夫子棲迹於丘壑而種學績文者有年矣邇也操觚染翰有沛然風雨之勢而無斐然草野之辭蓋將錚然有聲於吳越中者夫子豈以成章之故而欲以自名者乎先生曰有

言者不必有德先聖之所戒也幸吾子更其端客曰蓬萊之山有仙人焉其術可以竊造化之元功而不死今夫子以踰六望七之年顏舜而齒貝盖將凌青霞而攀玉蚪者夫子豈慨然於仙之成而扁此以自覬乎先生曰逆理以求生非據德者所道也吾子請大之客曰千金之家猝起於旦暮而有子不肖多至於覆宗今夫子以詩禮之族有美一男翩然以布衣而致身於金馬玉堂之上矯矯如丹翎之鳳蒼角之麐夫子豈欣然於子

之成而顏此以自樂乎先生曰子孫之立先德所致也而豈敢以涼薄居顧畀教於吾子客曰修飭之士有終其身名字不達於王朝者今夫子承天子之寵光不煩以政而授之官封着錦袍鳴玉璫騎從聯翩照耀於山林之間回視夫聲銷景滅者不侔矣夫子豈侈然於名之成而提此以自足乎先生曰是所謂時名而非所謂德音也惟吾子以名實厲我客起再拜曰噫名齋之意非走所敢知也幸夫子言之於我心有合焉則成不獨

成庶幾仁者之心歟先生曰居吾語子子知夫天地人之所以成乎天健也而後成其高明地順也而後成其博厚人也稟健順之氣以成形具健順之理以成性者也然其所以無愧於成人之名而參乎天地者踐形而盡性者也性之德也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廢其一則不足以成德矣全之於我為成已成已則仁推之於人為成物成物則智仁且智則成聖矣由是裁成乎天地曲成乎萬物小則建用以成功大則佐君以成化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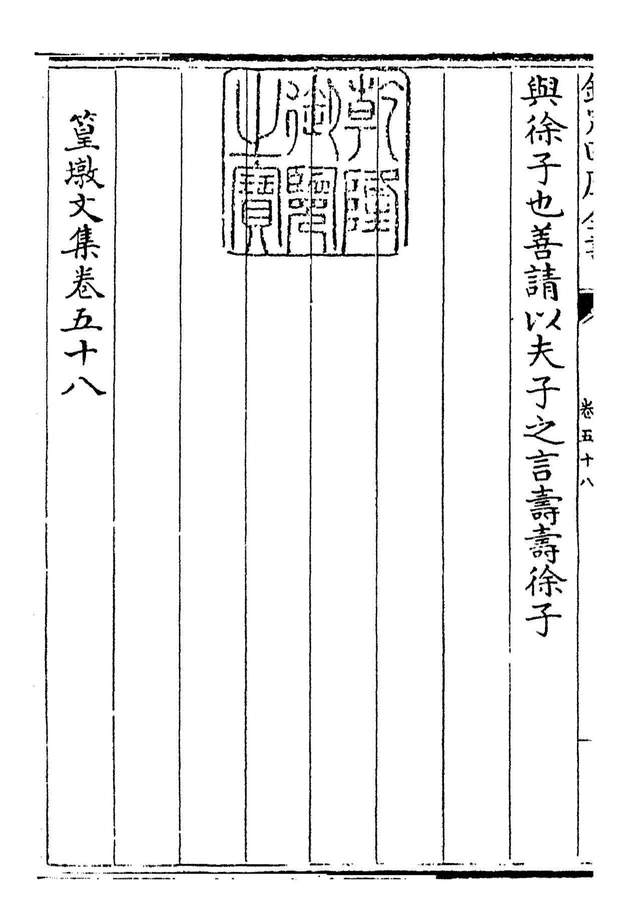
窮則修道以成法於後世有弗及焉則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莊子之勇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猶足以成人下之則思義於干利之際授命於瀕危之朝不忘平生於久要之友亦不失於成人之次此予所以名齋之義也而未之有得也客聞之懼然以興曰夫子之志大矣哉有志者事竟成吾見夫子之學安且成矣然切聞之刻鵠不成則類於鶩矣吾願夫子毋安於小成以取誚於大方也先生曰唯唯願與子要其成作成齋解

同壽堂對

或問程子曰壽可求乎曰不可壽之出於天也有數焉惡乎求曰踵息之說非乎曰非也踵息之說竊化機以為能君子謂之逆天奚其壽然則君子之說壽也何居曰君子之說壽也異於子夫壽有二有適然之壽有自然之壽而踵息之說不與焉秦之跖魯之壤皆不齒於聖賢而壽過子淵是適然之壽也適然之壽君子幸之若有人焉其得於天者厚而充修諸己者豐而碩由是

積其慶以裕其子孫而受其養是自然之壽也自然之壽君子以為難夫自然之壽有三品焉有三慶焉三品者何曰上壽也中壽也下壽也上壽期頤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一隨其積之所至為差雖有雕龍之辨扛鼎之勇莫之能易也三慶者何曰一身之慶謂之獨壽一室之慶謂之偕壽一家之慶謂之全壽壽及夆室家慶孰大焉曰若徐子者可以謂之自然之壽乎曰安知其非自然之壽也夫徐子處於姑蘇之野葆和履貞以不戕

其生年七十有七而莫之衰也其配亦且八十相與偕老焉其壽未艾也其慶之積雖由偕以至於全也孰禦曰子何以知之曰徐氏之子二人焉忭也舉於鄉博也第進士為御史皆以孝聞夫孝善之長壽之基也吾是以知之曰然則徐子亦可謂之仁人矣乎曰仁則吾不知也孔子曰仁者壽徐子亦既壽矣傳曰仁者必有後徐子亦既有後矣壽且有後徐子將不得為仁人乎或乃矍然曰吾今而後知踵息之說陋不足以言壽矣吾



與徐子也善請以夫子之言壽壽徐子

篁墩文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篁墩文集卷五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雜著

名字說

眹兄弟三人予長也名敏政字克勤其次也名敏德字克儉又其次也名敏行字克寛或曰政非有官者不得為而遽以之命名無乃以利禄誘人非也孔子以孝友為為政政非有官者得專也盖有家政焉有國政焉夫

政成於勤而隳於怠周公作立政曰君子所其無逸而必以小人乃逸為戒周官論立政曰業廣惟勤故其字曰克勤傳曰為政以德善政未有不根於德者中庸論人道敏政而推極於仁義故次曰敏德德者善之得於心者也基於儉而敗於侈商訓曰以蕩陵德又曰慎乃儉德故其字曰克儉傳曰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德非力行弗成也周禮三德曰敏德以行為先故次曰敏行行者善之著於身者也得之寛而失之褊易曰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而必繼之曰寛以居之故其字曰克寛夫政也德也行也善之總稱也而親命之望之遠也勤也儉也寛也善之一端也而賔字之訓之切也天下之義成於已周於用而後無愧於人之名然亦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矧三名相因如鼎之峙我兄弟可不終身共服之以圖名實之副哉服之何如先從事其切者則其遠者可企也或曰敏與克美辭也而無規是大不然敏猶汲汲也如孔子所謂敏求有進

進不已之意克者能之也如禹所謂克艱有必如此而後庶幾之意敏不敏克不克而智愚賢不肖繫焉父師之警深矣

弟敏聰克仁名字說

吾叔父揮使公之適子曰敏聰為河間儒學武生既冠予為字之曰克仁且告之故曰聰者聽之德而仁者心之德也以常情論之聽之德偏而仁之德全其義若不相當也而實有相當者焉何哉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

耳存乎心緼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然則入乎耳者聽之謂也存乎心者仁之謂也世之人陽樂善而陰實違之者蓋多也由此觀之入乎耳不存乎心則名雖敏而實則闇其能至於仁者鮮矣吾弟勉之今日冠章服而立於庠序之間他日冠武弁而位於將吏之上必也有所緼之皆仁心有所行之皆仁政將見仁聞之興不可遏而聰聽之所受者為有益也心不在焉則聞善而不能從聞過而不能改天理日銷人欲日滋其於仁也益

遠人而不仁恥莫大焉吾弟其終聽之尊所聞行所知日以求仁為事而漸進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庶乎可以顯祖德承世恩而無愧於名字之者哉夫冠成人之始也故因其請益而以遠且大者期之

都憲公三孫名字說

周官典瑞曰牙璋起軍旅若後世銅虎符起兵之意璋為衛使莅戎務宜字之曰伯起語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言不可不慎也處家接物尤

當致謹珪宜字之曰叔愼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其自立有如此者言人當藏器以俟時也珍需次儒宫致用有日宜字之曰季立起當思所以振其家愼當思所以淑其行立當思所以植其身也三昆仲者尚勗之哉

宗姪孫文模文楷字説

淳安宗姪禮部員外郎節之子二其伯曰文模其仲曰文楷皆已冠字之矣節之疑其字之於名也弗協莫可

為省循思勉之地請更之予久未之應也會予南歸過淳安二子者候焉則申告之曰模所以為人之範楷所以為人之式而加之文顧其為儒也然則二子者可弗謹乎夫求所以為範於人不獨儒者自一工一藝以上皆然然不免有質羼而畏難器小而苟安者矣故能景仰聖賢之模訓而景行以副之不敢退焉以晝斯無愧所謂模者於是字其伯曰景夫廓其志焉乃若求所以為式於人又豈獨壯夫老人哉盖自其童丱時學於里

孰則然然不免有學怠而毀成氣餒而改節者矣故能知聖賢之法守以自律終其身不敢苟焉以肆斯無愧所謂楷者於是字其仲曰守夫堅其行焉夫志行之基也行志之充也二者兼備斯謂儒矣然豈可以偏廢哉文模幹敏克其家亦嘗以尚義得官比於命士文楷儁爽為諸生讀書績文以振其業兩人者有輔車之勢焉故予字之使互勉交進以稱其名抵於成豈欲其徒志而緩力行徒行而畧尚志也哉淳安之程分自新安號

青溪房世以積善聞至節之始以儒術起家進士顯於朝占者謂遠大之器而有子克肖一宗之光也故為說以貽之

戴君名字説

浮梁戴君嘗過予南山精舍請曰不佞名晛字克進考諸韻書晛讀如練而俗呼如顯又如憲為是不一也家君易為顯而仍其字以友朋間稱之者習不可驟變也古之人顧名思義而顯未之有聞敢以通家子請於執

事者予觀顯與幽對有陰陽明晦之義焉陽明陰晦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人能循理去私則其德明可進於君子而免於小人之歸矣此以在巳者言之也夫其德明又值陽明之時則與君子彙進名足以顯親業足以顯君此以在人者言之也夫顯於卦為離文明之象也處文明之世必先履錯之敬而後可以辟咎當柔進上行之際必自昭明德而後可以致康侯錫馬晝日三接之應然則顯與進之義實相叶非獨以其習稱者姑云

爾也君篤學負大志以鄉進士署祁門教事方推其善以及人顯之始也居顯之始可弗敬乎敬則為君子以柔漸進得臣道之美而取應於異時也大矣君伯祖方伯公士章暨君父大叅公廷節世父司封公廷美駕部公廷某大理公廷獻季父司寇公廷珍並以經術顯不由他途以進所從游又皆一時顯人其得於父師深矣趾美於文明之朝而克副其名與字也可期矣雖然非敬以持之使在己者克明而進於道乃曰求顯其在人

者以進取為務則豈所望於君子哉

胡氏二子名字說

宋胡安定先生字翼之謚文昭故字文昭曰景翼胡籍溪先生名憲字原仲故字文憲曰景原皆望其景仰先烈以不負令名之意也

李生更名字說

祁門李生從予游嘗作而告曰生本名濬長被選為郡庠生有司者以濬犯時諱也為更之曰從人從言而字

之曰彦孚故弟兄聯行文皆從水而生獨異且食廩於官繆以名上秋試屢矣奈何其不可終復也予曰不然名在法許更而子之名與字人習稱之久矣更之不可相遠也宜取名汎而以彦夫為字庶其有叶哉生謝曰幸甚已而侍御方公以按學至白其情方公許之則又以請曰是名與字先生之所定也敢求其所以為教者予曰汎灑也附掃除蠲潔為義而彦之訓美也漢陳蕃謂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誠以士幼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必使天下之污者草穢者去咸與維新而後愜志焉爾然古之人有大志而行不副者無本也澡雪其一心俾所受於天之明德無所垢而後推之以及民則其為汎於天下也孰禦志大矣有本矣而為之無其漸未可也夫豈若釋老之掃妄即真而已哉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循序漸進而後德可成志可充書之所謂俊彥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可幾也語既生再拜曰汎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如冠之初

王氏二子名字說

新安推府王公之子二其孟曰保其仲曰佐皆業儒矣而未有字之者閒辱相過曰古者冠必宿賓有師道焉敢請於執事予謝不獲乃繹其義而告之曰昔詩烝民之稱仲山甫曰王躬是保請字孟曰希仲周公作六典太宰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請字仲曰希周夫仲山甫及周公皆聖輔百世仰之儼然如神人不可親也至考其平生則詩之稱甫者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而已稱

周公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而已然則後學之所以師古人者庸可不自下學始乎從事於簡編致謹於言動涵養其本原體立用宏巽以自牧夫然後出而事君隨其力之所及求不失其令名則所謂仰止視則之功亦云健矣而況有其大焉者乎抑或疑此語之為躐等者是又不然大學始教必肄鹿鳴四牡皇華之詩三所以倡其志而作之使知夫幼學壯行當究極乎此也非以富貴利達期之也仲山甫之事見於詩周公之業備

於禮詩禮之訓二子之得於庭聞者稔矣王氏居柳城甚遠德深伯堅二處士父子皆積行韜能不食其報至推府以經術致身功名伊始將恢其顯揚之地而求所以成其後者又如此聖矩在上炳若日星二子者可不惕然自勵圖所以稱其名字之義哉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凡例

一新安程氏多稱太守忠壯之後本無可别今定著凡家有唐宋以來舊譜及共業唐宋以來先墓者方取

入會

一譜系有異同者有舛誤者悉以歷代諸譜參較不專主舊說蹈因襲之弊不自出意見取傅會之譏同者書之正其舛誤者書之否則闕之

一舊譜六世為圖失小宗之義小傳各繫本支圖後失統宗之義今圖五世准歐譜例下注事實准史記年表唐書世系表例旁注世次明傳代也朱注遷居及派名謹其自出也

一舊譜繼子既書本生父下又書所後父下殊無服屬輕重之義今注其名於本生父下列圖於所後父下異姓來繼者書具本宗譜而止出繼異姓者不書

一無後注其名於父下而不列圖如祠之祔主也有故列圖者書止遷徙不相聞有後不與會者書失傳有後不及會與會而未盡者書具本宗譜聽其自續從釋老者比無後例

一子孫無問隱顯有作過者不睦者有侵祖墓者鬻譜

牒者蔑視先祠者毀棄手澤者皆不計良賤者並黜之不書

一小注書字書行書生歿時月壽年書塟書娶書宦績學業行義書節婦烈女書必據可知者其不知者闕之浮詞溢美一切不書

一各派訂誤其所從出其所取證别為譜辨置編首以備參考

一先墓先祠之顯者賜塟者别為圖置編後附以經理

方向及修復之事重遺體也

一各泒凡所得制命公移及贈頌哀輓史傳金石詩文別為貽範集輔譜以傳

對佛問

或曰佛之道出於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如使佛出孔子之世則孔子之所以處佛者何如哉將怒而斥之乎抑矜而進之乎曰此非予之所知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夫其不為

已甚則佛之斥與進誠有未易言者然孟子又云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佛也者其狂狷之流歟其賢知之流歟不可知也佛也者出於周之末世而生於西戎耳無聞目無見也吾意其俗必古野而其人之情未甚鑿也佛也者又其甚焉見春秋之世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兵戈日尋於中國而婬酗之風大作於鄭

衛齊陳王化所覃及之境於是乎有憤世嫉邪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於獨者此佛之志也惡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世故為虛幻惡天下之婬則并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酗則斷葷飲而以茹菜飲水為賢惡天下之僭則已雖有南面王之樂而不能一朝居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患難捐軀以救而不恤推此意也非所謂狂狷則所謂賢知者也佛之為名不經見而其字見於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符弗反謂捩轉其首也見於

學記曰其求之也佛注云佛不順也猶孟子之所謂法家拂士也見於周頌曰佛時仔肩注云佛弼通言正救其失而不專於順從也由是觀之則佛之得名正以其所行有矯時違俗之義是或一道也而不可為世之通訓云爾然古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後世有刲股以愈親之疾者得稱其孝禮出妻使其可嫁而後世有守志不二者得稱為節古者不仕無義而後世有高蹈遠引者得稱為賢禮一命不齒於族再命不齒

於家而後世有叙齒不叙官者得稱為達大夫不可徒行而後世有貴為内史趨入里門者得稱為厚則佛也者其為孔子之所進蓋不可知矣或曰先王以佛為夷狄之教非中國之所宜者何如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孔子蓋亦惡見周之末世婬酗貪亂而欲居九夷矣欲浮於海矣使佛獲見孔子孔子必與之矜其志而抑其過進其所不及不可知也或曰佛也者無父無君之教而中國襲之此中國之所以不治也曰此又非予之所

知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意以二聖人之清和不免於過則學之者其流弊至此極耳豈二聖人之罪哉彼佛也者固矯枉過直之士其流弊則有所不免矣然亦豈佛之罪哉且春秋之世未有佛而簒弑為甚自漢以後始有佛而簒試不加於前也以是為佛之罪亦厚誣矣或曰梁武好佛而亡其國是其驗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凡為人上者有所好樂而不得

其正皆有亡國之理自桀紂以下可數也而豈專於佛哉矧佛惡亂而梁武乃簒齊之國家佛好生而梁武乃殺齊之宗室佛喜善人而梁武乃用朱异佛惡凶惡而梁武乃納侯景則其平日之所以致禮於佛者止足為佞耳惡知佛之可好哉或曰佛之先固可恕也而學佛者多無藉不才之子乃使雜揉於中國非計之得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不易之論也彼學佛者其善

惡固與齊民相等善者存之而不善者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為不善者不少也輕於自恕而一切歸咎於佛欲盡去其種類是惡垢而并薙其髮惡莠而并揠其苗也古之聖王必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獲其所其效至於草木鳥獸咸若故有自蠻貊而來歸者尤矜恤之况佛之徒處於中國也久不純於夷也而矜斥之以自署為儒亦不仁矣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之居室太麗也以為勿髡勿緇而廬其居則

其教可漸聽也曰此又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孔子以為孝為楚因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為忠父肯堂子肯構皆見稱於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有餘年矣為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教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或曰先正嘗言釋氏更不分善惡雖殺人之賊能一呼佛便可免罪是佛者乃誨盜之首也曰此又非子之

所知也聖人不貴無過而貴能改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此儒者之教也若佛之心何以異此或曰佛之心固善矣若其所謂降妖邪伏猛獸致晴雨與夫建齋救度設像奉神則惑世誣民之甚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周禮方相氏帥百隷而時儺則以之索室而敺疫大喪則以之擊壙而敺方良此降妖邪之說也壺涿氏掌取水蟲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

象之屬而三代皆有豢龍氏此伏猛獸之說也太祝掌事鬼神曰禬禜以除凶荒禱水旱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率而舞雩此致晴雨之說也小祝掌禳禱以祈福祥遠罪疹而素問亦曰上古之醫祝由而已此建齋救度之說也是數者在先王之世皆掌於官府降及後世官失其守而佛猶能之則古之遺法未泯也故曰禮失則求諸野又曰儒者恥一事不知而中國乃獨以是詆佛為妄亦不考之過也古者祭必用人為尸而其

流至于以人徇埜佛也者最號慈仁則固不能無過中者矣故其祭祀之尸率以土木之偶代之盖有愛禮存羊之意焉非若後世之直以木主而廢尸也或曰釋經言佛乃丈六金身又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故有佛骨佛牙之說是其誕而不可信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左氏載鄋瞞一族以為防風氏之後即禹之所誅者其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其後裔有僑如者為魯所獲埋其首於魯郭門有榮如者為齊所獲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恠之故詳記其處也榮如以魯桓十七年獲而其兄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百有三歲矣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則其形骨之大壽年之永在古以為常而在今以為異者尚多也豈止佛而已哉或曰佛有天堂地獄閻羅夜乂金剛之說而達摩西來又倡為之禪是則不可不斥也曰此又非子之所知也子嘗攷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

犯罪者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則後世之刑官金剛則後世之衛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於已死者則轉相流傳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攷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可及者懸

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達摩之所謂禪乃其國之人士所撰次畧如後世諸子百家類書文集之屬其間精粗純駁雖大儒君子亦有所不免也況今之學者於孔子之道亦不能無出口入耳之獘而又何暇於禪此亦不足憂矣或曰先正嘗言人之斥佛者皆掠其粗以角其精據其外以攻其内而不能辨其似是之非此佛之教所以愈熾而儒之道所以不明也曰此尤非予之所知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强人之所不能也聖門教不躐等性與天道之說子貢以下皆所未聞今大儒君子往往原心於眇忽析理於豪芒而與學佛者較勝負誠非予之所知也大抵佛之為教亦欲使一世之人皆歸於為善而已初不欲一世之人皆髡其首而緇其衣去其相生相養之道也其書俱在可以考見而私憂過計者斥之太甚遂使佛之為佛雖當盛王之世不惟不得預於人列且不得與草木鳥獸為伍此儒者所以不

能充其意而佛至今存也朱子曰予少年見學佛者必攻之每以勝之為喜不勝為憤近歲以來則見彼之陷溺為可憫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不知血氣漸衰而然耶亦情之所發漸得其正也嗚呼斯言蓋盡之矣

予處墳菴踰三年釋誠閏者事予甚謹予每言先世香火所奉無以用情當為爾佛解嘲以報之本以為戲而閏請不已因拈筆書之既而悔曰是當得罪名教矣將裂而火之則又惻然於中曰噫是豈足以重

佛之幸哉留識吾過亦警學之一端也

新安文獻志凡例

一編次以本郡先達時文為甲集先達行實中兼有外郡人撰次者以類相從為乙集

一甲集悉遵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例凡先達時文務取其平正醇粹有關世教者否雖膾炙人口不在録也

一朱子詩文不敢多入止取有關於新安者及本集所遺闕者及嘗流傳故鄉而刻石鋟梓者

一二程夫子之先雖新安人然遷居河南已久惟載其行實於乙集其二程夫子子孫從南渡居池徽者凡有文字謹采附入

一六朝及唐五代文字率用駢儷間載一二以備一代之體

一先達時文多有晚年手自竄定之本致與刊本石本異者又有經後賢所刪潤者如朱子文有建安祝氏節本洺水文有定宇陳氏節本虛谷文有東山趙氏節本師山文有義烏王氏節本今參伍相校務從善

本

一朱子注書凡先達稱官如云范太史稱爵如云呂榮公稱謚如云范文正公否則稱字如云呂伯恭或兼以號舉如云張南軒今悉遵此例不敢稱名亦景仰忠厚之一端也

一先達時文有經名公題跋評品者隨所見附書

一國初先達文字有紀述高廟刱業時事者謹備載之使觀者不敢忘於帝力非獨以其文而已

一近世聞人已捐館者其詩文隨所見附入餘俟續編

一乙集不分行狀碑銘誌傳止云行實以朝代先後為次乃遵西山續文章正宗例分道原等類以便觀覽

一行實中有文字冗長或牽書者遵朱子伊洛淵源例略加删節不復識别取備事也

一行實中有紀載弗詳他文可以互見者附書其下其先達行實簡畧不能成章者止於編首總目中見之

休寧志凡例

一休寧舊有海陽諸志多詳於宋元畧於本朝本朝所

修者又多附於府志其勢益畧今悉蒐訪增入

一自沿革以下諸目多依舊志畧加增損惟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没乃録事定也題名及義烈賢孝已經旌表者無間存亡可徵也

一人物畧用西山續文章正宗例分勲賢等類以便觀覽

一田賦租税户口必兼前代書之見其等差者民命所繫也

一物産與他方同者不贅録惟特産者書之

一舊志有書目一類凡新志並削之今仍增入不泯其著作之功使觀者可以尚友也

一山川古蹟祠墓寺觀等類悉以逺近為次

一宫室山川名宦人物事蹟志已書之如有專文又附載之不厭重者所以備考閲且使觀者不以案牘視此本也

一所附文字在公署者必可按而行在民間者必可恃

而勸非徒膾炙人口張大其事而已若慶壽哀輓譜序及扁額贈遺之類出於汎常者俱不能載

一凡地里人事中有踈脫者補之差舛者正之不能一一識别題名中有不能追補亦據可知者書之

右凡例十條初定著以語歐陽君君亟是之曰據此必有可傳者會予與君前後入京未及竣事附者益衆率與此例不協而鄙文又多在焉不倫之誚其能免乎志之以諗觀者

動靜問

離謂坎曰人之生也其壽年率以百二十歲為常而人不能以自全也則有戕闕之而已於是謂七十者為古稀然以七十年計之始十年之穉也無所知後十年之耄也無所樂其間所得五十年爾以五十年計之夜居晝之半焉則其所得者二十五年而已坎曰不然古之達者以為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由是觀之子戚戚然以七十年縮之而為二十

五之短我于于然以七十年演之而為百四十之長是固不可以執一論也乃相與質之於震震曰二子者之言皆是也夫離之以長為短者警夫動之無節者也坎之以短為長者樂夫静之有恒者也静者夀而動者否其斯之謂歟他日二子者以語巽巽曰是何言之舛也子不見夫户之樞乎空屋之户樞終歲不動而朽闤闠之户樞無日不動而存是動者夀而静者否也二子者憮然曰噫言若是其不同也吾且何歸乎則又以語兊

光曰子何泥之深耶風中之燭不旋踵而消密室之燭則可以通夕至人之所喻也孰謂壽者之一於動乎亦孰不謂壽者之一於静乎子毋泥於是而自得之可也二子者未之有得也復往就艮而問焉艮曰皆非也子徒知夫動静云爾動中之静静中之動子弗知也終日擾擾而主人翁者凝然動之静也心如死灰而中有豆爆焉静之動也知動之不可無静静之不可無動則知壽之理矣語未畢而坤至撫掌曰此真人之道非聖人

之道聖人也者順天地法四時春萌而夏茂者陽之動也秋斂而冬閉者陰之靜也當動而動不逆之以斁吾陽當靜而靜不反之以耗吾陰陽常舒而魂鬯春夏之溫且燠也陰常慘而魄凝秋冬之涼且肅也一動一靜惟其時於是而有不壽之壽焉世之人烏得窺之二子者曰至論哉受以歸上崆峒之山禮乾而告之故乾曰此聖人之道非神人之道也神人者以太一為體以太虛為用其目瞢瞢其耳聵聵其心冥冥其體礧礧其居

若尸其行若游其語若忘其寢若休混兮闢兮不可以象溟兮涬兮不可以執無動也亦無靜也先天而生莫知其所成後天而終莫知其所窮又何有於壽年之久近晝夜之短長動靜之相沿有無之相乘而為汝譊譊然著之言語文字之末哉二子者相顧自失俯伏以謝曰此非所謂天人語耶何其淵哉幽眇而鮮倫昭曠而無垠使閡之者洒然若沉疴之去體怳然若大夢之得醒也

予在南山竹院與逸清高士閒坐逸清以人生易返相警予因以長公息軒詩相謔逸清遂請書其事而鄙見有不可遏者乃極論之如此逸清以為何如

篁墩文集卷五十九

篁墩文集卷六十

明　程敏政　撰

賦詞誄

瀛東別業賦并序

予家有別業在瀛城東之青陵鄉皆先世所遺者出東門十里餘縈紆而北過桃園望之有堂翼然高出即其處別業有三十有二楹榜曰晴洲晴洲者家君別號距屋後不百武為金沙嶺先塋在焉

嘗有芝産之異塋周繚以垣垣左右松檜翁然榆柳匝植而榆特盛又號榆莊出垣後有山阜三隆然自遠徂近浮青沃緑蔚有殊意抵垣而止垣之前平岡漫疇可十頃宜麥與禾黍皆不敢自有取以供祭祀周族人義莊也垣之東為虹堰如伏龍蜿蜒數十百丈沉沉而南有土峯四巍然參聳杖策一登則平原曠野豐草長林杳然無際荒烟野燒間多遼金以來遺跡殘碑斷碣拂拭可讀斗折

而南為南暕村村居十餘家雞犬聲相聞登前峯
手歷歷可數稍北入湖泊中多菰蒲葦蘆傾城人
樵取之月明風清有聲雜遝西行二里餘為澗河
兩水交拏中得平地結草堂其間河流縈帶潔清
紺寒迤邐而北夏月紅蓮綠荷不下萬本香冉冉
聞十里餘乘小舟載酒以入摘新房煮鮮鯉使人
竟日忘歸河水溢而旁行平沙漫流潺潺然與風
疾徐築堤以捍水岸兩夾田數頃其水宜稻稻色

紅而味香蓋鍾蓮之氣故也予以天順甲申秋謁告歸省始獲居之愛其地之偏先塋之在即可以業進修而却世紛也乃撮其景而書之又從而賦之

噫予宅此瀛之東兮實裴廻於故林邈塵紛之却掃兮日娱事乎幽尋出四顧於原野兮覺山幽而水深孰使予之不能去此兮怳冲發乎靈襟儼前瞻乎衡門兮蔭嘉榆之好陰敞茅堂之奕奕兮中有書而有琴眷後顧

而得翠阜兮抱樂丘之嶔嶔想玉芝之開祥兮悵白楊之蕭參極吾目而南望兮見土巒之參聳曰青陵之四岑兮踞長原與高隴陟崔嵬而眺遠兮訝海雲之飛湧凜予足之不可久駐兮倏神悸而心動深吾行乎北坂兮循沙嶺以委蛇日下照而晃漾兮粲金粟之離離欲低頭以披揀兮笑童子之何知疑布地之不可拾兮幻色界之潛移羌一堰之數百丈兮獨橫亘而在東坐廢堤以凝睇兮若沉沉之澗虹撫故國而發永歎兮餘白

草之荒叢望墟里之依微兮識南暕之遠村隱桑柘之翳翳兮聞雞犬之喧喧每東作於南畝兮恐荷蕢之過門策吾馬以南馳兮入桃園之深塢遇東風之駘蕩兮紛細落之紅雨憶天台與武陵兮遺仙踪於千古忽予不知所如往兮問樵夫以前路放吾舟於北渚兮下澗河之中流渺紅緑之十餘里兮聽迊岸之謳時舉網而得魚兮佐壺觴以夷猶日既夕而興不可極兮反予棹兮汀洲惟兹境之為勝兮固穹昊之所閟謇予獨何

人兮乃專之以自討也嗟夫人之膠擾兮慕冠蓋之相望辟蒼狗之過目兮胡終日而遑遑抑孰若予之容與兮製薜蘿以為裳涉吾水以擊鮮兮登吾山而採芳揖安期與羡門兮聊駐景於扶桑約山水而永誓兮樂吾生以徜徉

歲寒三友圖賦

君子三友直諒多聞

瀛東子夢遊寒山之下暮江之濆渺長空之黯澹靄凍

雪之繽紛見離縱之清景臭樸穀之奇薰爰有侃侃祖公亭亭渭君攜江娥而並駕挾光景以三分予乃翼然而趨蹶然而喜慨紅紫之烟銷忽青白之鼎峙願締好於一時請致頌於三子若夫勁節外聳虛心内涵陋晉賢之數七畢蔣逕之徒三撫班管以含情攀龍有恨挺瑯玕而結秀棲鳳無慙亦有氷骨蘂容鐵心自守據山枿以稱魁愛水仙而篤友半苞異味終為調鼎之資五出蕃英的是散花之手亦有勢軋虬鬚力拏鰲極凌桂

月之高寒冞排雲之孤直材斯鉅也將供梁棟之需性
孔堅兮不愳氷霜之蝕蓋三子者豈終老於窮荒必晉
用於王國者也於是渭君戞然長鳴以告瀛東子曰吾
徒樂廣漠之居稅羇煩之障照寒陂以容與對幽丘而
舒暢恐世歎以來仍詎子言之可諒乃左引徂公右挾
江娥擊素節發浩歌歌曰
佩連娟兮山之阿歲云晏兮霜霰多眷同盟兮保貞吉
世炎凉兮將奈何瀛東子亦倚歌而和之歌曰月昏昏

兮波沄沄喜執手兮悲離羣蹇三良兮望不極悵回首兮空梨雲歌畢相顧而散餘音尚聞羌宿酲兮未解顧塵絆兮方殷託丹青以寄傲何夢覺之足云也

成化癸巳初冬予醉卧槎山小處夢遊江南離落間為人作三友圖賦覺而忘之獨記其韻時大雪方霽寒氣襲人四顧窅然月色如晝想三友之不可見欲追賦未能也同門友祠部李君景和攜此本求題因模倣舊遊用以塞白而才疎詞拙不免為大方家所

笑輒附此以志愧云

保齋先生劉文安公哀詞

緊先生之不可作兮羌獨慨於予衷眷哲人之已矣兮越吾道之將窮抑上帝之福善兮忍孰邁夫厲凶猗先生之早歲兮鈞有聲於江右行氷雪其皦如兮文爛若兮瓊玖亶家學之孔藏兮㓸石潭之善誘既得雋於丹陛兮遂儤直於黄幃爰抽書與晉講兮每紆金而賜緋媲古賢之法從兮舍夫人其疇依柄校文於兩闈兮詔

儲材於三館乃紹古以作程兮翕諸生之相勉眎先正之施教兮嗟典型其未遠儼南宫以副任兮應北扉之旁求用敷惠於下土兮以祇贊夫帝猷胡先生之觀化兮遽反袂於故丘也亦將厭世之鞅掌兮思與造物而真游也皇念玆以不忘兮曰錫命於九原惟褒崇與節惠兮應足懟乎貞魂紛慜卌以來下兮藏冠舄於御壟雖身歿而文鳴兮在先生其奚慟誶曰悲風飄蕭兮夜塚幽陰哀鈴索寞兮寒雨浸滛撫故國以何許兮望江

上之家林顧巽嶺之雲黯兮瞰禾川之水深恍德音之在耳兮悵子弟之沾襟竚先生以歸來兮渺人間之古今

哀楊化州詞

楊時亨父諱景滇人也起儒為吏歷霸澧化三州皆有惠政既引謝貧不能歸乃棲跡楚之巴陵會有薦其子一清者因偕來京師歲壬辰一清舉進士而時亨父竟以疾卒予與一清友悲時亨父之

客死也為賦楚些三章以見世之為廉吏者其難如此云

嗟嗟化州兮何之雞山崒崒兮滇水瀰瀰撫故國兮天一涯夫君去兮魚鳥悲蠻烟撲馬兮僰道委蛇門巷兮蕭蕭丘隴兮纍纍仰看明月兮羌不可以獨往嗟嗟化州兮盍歸乎來

嗟嗟化州兮焉如五嶺嵐深兮山鬼揶揄夫君往兮路縈紆淼遺黎兮長號儼徘徊兮故墟懸兩旗兮佩桃弧

望夫君兮歲云徂幽明異路兮杳不可以終極嗟嗟化州兮歸來爾居

嗟嗟化州兮曷歸楚江滋兮開兩扉洞庭雲兮晝冥巴陵草兮春菲舟遥遥兮旅櫬見烏鵲兮南飛慨浮生兮朝露晞惟素業兮皜皜與令名兮緋緋嗟嗟化州兮悵不可以再作渺予懷兮涕沾衣

倪文僖公誄

南京禮部尚書静存倪公先生之捐館也有詔贈

太子少保謚文僖遣使者諭祭官給葬事恩禮優渥走竊私念古者公卿大夫之請謚也有狀其定謚也有議其受謚也有誄而近代闕焉走童子時即獲登先生之堂先生不鄙而禮之其後又獲與先生之子侍讀君岳聯名鄉薦書同職詞林踵先生之後通家之誼視他人為深顧無所用其情謹掇拾羣行補為誄詞一篇授侍讀君用備家乘云爾非敢以施諸廟堂之上也

嗚呼倪氏有偉靜存泝流而原維寬之孫由汴徂淛三徙上元展也仁里煥乎德門維是靜存粵克讓父生抱奇質不與衆伍雹輝雙目星列四乳早遊社庠繼入公序勤學好問遠近夸詡策登一甲名動九重筮官詞苑日直鼇峯巍巍北岳代祀禮共旱魃銷亡不為歲凶渺渺朝鮮皇華使通獞獠啁啾避其詞鋒入奉經幃恒事啓沃畨從文華每有忠告再轉桂坊薦佐芸局時分郊獻亦預廷讀景皇稽古國志告完胡越一家有筆有刊

進大學士位極儒冠子出內帑白金綺紈英廟中興俾
告復位荆楚諸王有祝有幣秩中大夫得叅政議歸載
官舟圖書襆被迨居翰長選輔皇儲詞言懇懇容色愉
愉竭當京試遂握文樞才者彚進幸者斯祛白璧何瑕
青蠅載止詔獄難窮朔方遠徙左右琴尊倘佯山水釋
尤來歸害愠害喜猗與舊學復侍今皇東閣珥筆南院
分章兩京典禮除命交相萬壽來賀賜衣輝煌維老成
人宜大宗伯疾疢俄嬰優閒竟獲特荷恩綸錫之誥策

祖考增封寵光有赫胡命不淑遽捐高閎士林傷盡當宁悼驚贈官宮保節惠易名祭遣使諭葬許官成嗚呼静存身歷三聖華國之文事上之敬公議百年豈無攸定哀榮一時於斯為盛矧有令子庭訓孔揚玉堂接武金榜傳芳新亭江遠鳳臺山蒼箕裘不墜冠舄永藏嗚呼文僖没而不亡

張太原誄

故懷遠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同知江都張君諱玉

字克温起諸生以受世禄備禦偏頭關若干年檢身愛士為時聞人屢用敗敵功被爵賞而桑林平之捷尤奇不幸未究其施而以疾卒公有三子其孟曰泰以功進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其仲曰順舉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其季晉方以鄉貢士待次禮部而都憲所以為顯揚之地在異日者蓋有大焉公於此可無憾矣走不佞辱交都憲公成化初獲聯官於史局經幃之間又

同侍青宮得聞其先事甚悉故因其請為述誄詞一首畀之以少見通家之義云

粤張之先世望清河孝友維仲名著弦歌善積孔厚子孫實多封留佐漢功尚韓何亦有埋輪遺直靡頗嘉貞顯唐高門戩戩父子弟昆里號鳴珂宋相師亮才勇番番將兵守代威懾沙陀本根百葉分布條柯猗懐遠公故家江北起於維楊世濟其德迨其考君益培以植紆金服緋功在武翊嗣世得公長髯紫色考厥平生維祖

是式少遊於庠好修雅飭涉獵經史弗事行墨元象堪
輿握奇占扐苟可輔身亦罔不力爰世其爵動止靡忒
有關偏頭據山之前屏衛京畿寔是險塞方公未來邊
事孔棘曁公戾至號令有則言言武弁爾奉爾職膴膴
屯田爾力爾穡死者與櫬懲彼掊克逋者代償恐彼貪
冐一軍大和鮮或譏慝有黠者寇近我闌閟去來如風
勢不可測抵桑林平衆也惶惑大聲叱之氣已吞賊鐵
甲雕戈白馬金勒獨當其鋒誓以報國黃塵四驚赤日

未仄一矢向寇應弦而踣從騎乘之烽火遂熄還我畜牧安我反側孰是大酋入我徽纆孰是名馬歸我畢弋於再於三殪爾螌螣維皇録功嘉此雄特絲幣載函獸錦是織副之紵金下自宸極懋賞屢班崇階峻陟子繼孫承有誥有敕五十四年齒壯髮黑天胡降甾一疾遂革行者弔公罔不太息麾下哭公罔不傷盡太原之郊奠此塋域百畜未施公壽何嗇於戲哀哉幸公三子有武有文如古三鳳羽毛繽紛孟也克肖提其舊軍允蹵

戎務既清以勤襲冠籌邊亦策竒勲乃受閫寄名振并汾仲職侍從邊超人羣渠渠史局紀載華勲秩秩經幃鋪張典墳高文直道一日登聞賜衣總憲刺豸盤雲受詔行邊天葩吐芬士望攸愜帝憂以分圻絕祖武絶彼塞氛楚楚季子學窮朝矌鄉書以薦宦業方殷於戲三子鼎立閶闔公於九原胡寧不欣顧走淺劣託交次君聆公之名如嗅斯薫誦公之行如飲斯醺西矚佳城宿草初萓岸山形勝礀水聲沄彷彿英魂以蒿以焄敬述

斯誅莫知所云

彭城廢縣賦

予南歸抵徐州境過所謂彭城廢縣者默念從古受兵莫甚於斯因問舊戰場及戍守之地漫無知者蓋徐之為樂土也久矣馬上四顧山川相望慨然興懐而為之賦

繄歲功之將晏兮攬予轡而安之撫周行以長邁兮歷彭城之舊基迤蒼山而西騖兮渺黄河之東馳苦朔風

之孔棘兮顧寒日而凄其睠此邦之千里兮乃水陸之一會想前朝之攻伐兮餘戰場於河外庸黙叩於青編兮付興衰於永慨惟偃王之僭王兮紿侯國以來賓方周室之殷盛兮實肇亂於伊人偉劉項之崛起兮紛逐鹿於亡秦望睢沙與臺草兮莽蹤蹟之湮陳彼操布之相持兮屬炎政之不振爰借州而倡義兮嘉漢中之懿親粤五胡之迭興兮地胥淪於盜據羌祖生之桓桓兮稍輯寧夫徐豫迨典午之中葉兮又惡鍾於宋裕亦偃

月之堂堂兮卻魏人於兹處考南北之分疆兮蓋無日而不兵計景宗之摧堅兮與明徹之毀成固時運之使然兮貽千載之稱評間士弘之竊有兮曾一敗而不支及從巢之逆温兮竟覆唐而代之嗟汴宋之失守兮尤扼腕其可悲死趙立於淮陰兮漬顯忠於符離近勝國之迄録兮復首兵於斯土何李貳之逋逃兮羅托克托於讒苦固天假以驅除兮啓真人而作民主也慶今徐之百年兮安其生而莫予侮也辞曰徐之田兮條桑徐之

川兮有梁弦誦興兮干戈不揚舟車會兮罔有殊方仰帝力於無窮徐之樂兮未央念昔人兮安在聊述古而成章

哀龍峯詞

成化己亥春二月既望予謁告省覲自新安還朝道出無錫其明日縣人武昌太守秦君送予惠山之下泣指其望中以示曰此謂龍峯夔得地其址而營之以葬母安人殷氏者也既又泫然道安人

所以為女為婦為母皆鑿鑿乎孝淑賢慈之實蓋

予心識之不忘抵京之踰月秦君寓書告哀於所

還往予固秦君友也追為詞三疊以相其哀云

彼龍峯之趾兮孰擀斯土猗安人之居室兮允孝維女

父客兮何之我殷疾兮愁苦歲屢更兮食不甘恨不為

男兮幹父之蠱將女宗兮為期詎凡子兮可伍性之純

兮壽而康昌蒼顏兮榛莽望龍峯兮歸然嗟孝女兮終

古

彼龍峯之趾兮生氣攸聚猗安人之理家兮允淑維婦相夫子兮肅雍畫壼政兮孰予敢侮髮刁騷兮垂霜心恭儉兮如許率女紅兮不為勞敬婦之職兮作爾繩矩何禄命兮愆期俾夫子兮淚如雨望龍峯兮挺然嗟淑婦兮終古

彼龍峯之趾兮有營一塢猗安人之在堂兮允賢維母儼鼎峙兮三男舉華身兮簪組偉一男兮亢宗奉鸞封兮綵衣舞屬榮養兮孔殷遽神遊兮元圃肅音容兮無

方渺青陽兮在戶望龍岑兮蒼然嗟賢母兮終古

弔稽莊詞

予在史局考宋諸傳記見高郵之地有稽莊莊之人曰稽聳當文山丞相自北亡歸時聳迎事其家甚謹又津遣赴行在其後工部侍郎抑岳奉降表過莊上聳憤其賣國殺之殆古所謂義俠者也而史不詳著其事予過高郵問莊所在漫無知者因為辭以弔之

艤予舟兮北征過淮南之故城問稽莊兮何許懷志士
兮如生方文山兮竄身脫羈械兮宵遁望南天兮淚流
孰可雪兮終恨嗟若人兮傾家濟槩臣於方困雖中興
兮無期盡我心而奚論彼抑生兮胡顏匿降表兮懷中
責吾君其奚忍幸千里兮途窮凜若人兮奮斂顧白日
兮當空揮佞首於一擲竭草野之孤衷噫宋社之莫復
兮固天禍之不悔既中外之決防兮遂忠讒之失類夫
何一士之蹇蹇兮獨此心之不悖肴衣冠之濟濟兮曾

編氓之弗逮豈民彝之未泯兮繫世教之終在盻湖水之東流兮撫桑柘之依依黯青陽之西逝兮澹條風其吹衣慨去宋之既遠兮渺人物之俱非咄前史之靡究兮豈見畧於卑微想叔世之義俠兮舍斯人其安歸

程逸士士廣哀詞

士廣諱宗大世居婺源長徑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長徑人率稱之曰逸士而不名本其德也逸士性孝友凡從子不能存者以已産易地於柿木

段為屋安之好善樂施建心濟橋崇福亭以便行者飾蓮峰龍潭諸神祠為一鄉祈禱之地甃闢道路在在有之丁歲饑則輸粟以助有司賑貸焉配秋湖詹氏婦道母儀庶幾古人蓋逸士樂有賢内助而德益劭名益顯其卒也合葬胡倉之原子四人曰祥金銓鎬鎬以輸粟授義官孫十九人曰理紀者尤秀穎不羣選為儒學生屢赴秋試不利蓋逸士積善累仁未食其報而有待於異時者將在

於此紀嘗從子游子編統宗世譜理與其事因得

逸士之為人而不及見也哀之以詞

指星源而東騖兮望長徑之舊鄉眷吾宗之逸士兮曾幾何而遽亡惟相湖之分支兮底星水而益長粤逸士之有生兮如材木之孔良尚大禮以為冠兮服衆義而為裳守一敬以為輿兮篤正學而為航彼羣從之無安居兮考柿木為之房彼行人之或病涉兮駕心濟為之梁容路險而莫可遵兮孰為之康莊忽相顧而愕貽兮

歌遠道之尚羊神棲毀而弗顧歆兮孰使之焜煌忽僾
覿之在目兮便鄉人之縈禳丁歲事之大侵兮發我居
之積倉嘉一子之應門兮被束帶而增光懼家聲之弗
振兮續奕世之書香儼諸孫之服訓兮傳兩經而擷芳
惟德善之克備兮亦女德之交相方壽考以偕老兮宜
樂養乎高堂昌優游而卒歲兮竟全歸於一岡渺東流
之不返兮嗟西日之不暘莽宿草之交道兮鬱宰樹之
相望繄浮生之如許兮歎風燭之易戕獨令名之可傳

兮撫歲月而難忘將前修之既啚兮必後賢之是償企青紫之連升兮看門閥之大昌表宅墓於後來兮俾祖德之彌彰雖逸士之不可以復作兮亦何憾而盡傷聊陳詞以慰夫人於地下兮恨莫奠乎椒漿

望雲詞

休寧北街有宋龍圖閣待制查公道之墓予每過之輒裵回而後去公子孫環居其旁甚盛曰以忠者尤讀書好禮思其親不忘嘗顔其軒曰望雲予

嘉其孝為賦望雲詞三章

雲之興兮油油澹若絲兮山之頭蟬綿不已兮杳莫知其所由朝吾軒兮相望渺吾親兮焉求彼雲之烝然兮來思增我心之離憂

雲之行兮靄靄紛若絮兮山之外廣漠無方兮莽不知其所屆晝吾軒兮相望嗟吾親兮安在彼雲之飄然兮何之發我心之長嘅

雲之歸兮溶溶騰若馬兮山之中委蛇無餘兮忽不知

其所終蕃吾軒兮相望眷吾親兮何從彼雲之漠然兮去之重我心之忡忡

忠愛廟四時哀詞

忠愛廟者閩汀之人以奉其郡推謝侯得仁者也初謝侯為汀有惠政民以不寃而又當鄧寇之亂力戰堅守以完其郡生其人劇盗漸平而卒於軍故汀人哀思之不置又相與私祀之甚久成化初有司以聞乃秩諸祀典而號其廟忠愛云前此敏

政之族兄熈嘗倅於汀能道侯事葢每有懐賢之
感而莫致瓣香之敬焉比來京師侯之子今少宗
伯先生復出先師李文達公所為侯墓表相示因
益以知其家世行治之詳輒不自揆為撰四時哀
詞遺汀之人以相夫歳之有事於廟中者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春汀民思侯兮曾不間乎夕
晨青陽來兮駘蕩紛碧草兮如茵倉庚鳴兮下上梟垂
柳兮映人仰侯像兮在堂儼朝衣兮端韠紳我遺黎兮

孫子念歲事兮更新觥有注兮村醴俎有薦兮溪蘋感侯之德我兮涕下侯無忘兮汀之民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夏汀民思侯兮每登高而望松櫝羌薰風兮應弦條大雨兮鳴瓦朱實紛兮垂庭鬱青苗兮被中野我侯兮何之廟巋然兮山之下扶老兮攜孫遲侯來兮車馬新麥薦兮滿盤清酤酹兮三斝侯無忘兮汀之民感侯之德兮我淚盈把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秋汀民思侯兮揮子涕而莫

收慘凉風兮夜發望大火兮西流采黄葉兮别浦擷芳芷兮中洲告西成兮祠之下紛羽衛兮鳴騶彼樂公兮已矣孰如汀兮社吾侯動絲竹兮歌賽燕雞豚兮膳羞汀之民兮侯不忘我民之感德兮無時休

嗟侯之不可作兮經今幾冬汀民思侯兮淚莫知其所從交察霰兮在地凛朔吹兮鳴空溪水落兮石露瘴雲消兮日中奉侯輦兮遺愛撫侯勑兮遺忠幸我民兮農隙感流光兮歳窮開臘醅兮謝侯功摔寒梅兮為侯容

願無忘汀民兮如子感侯之德我兮如翁

厚德羅先生誄

公諱昇字進善泰和人其先盖出於旌孝羅氏世業儒而公之大父子理入國朝首舉進士同知德安府事以廉介弗偶閒至公不幸早孤益勤其身以懋續先世之德業因自號進修受學其外世父太師楊文貞公文貞愛育之與諸子恒均其卒也年僅四十有九文貞之子奉常公叔簡題其墓曰

大明厚德羅先生君子謂之稱情於今盖三十年矣公之子明仲遂以經術致身受國之寵而貤之公初贈翰林編修再贈司經洗馬君子又知天之報善人固有出於身後而不爽者惜予生晚不及升堂考德問業而獲與明仲遊同事於史館經筵最久同為宫僚受麗澤之益最深盖因明仲而益得公之為人於是敬述羣行為誄詞一通用致景行之意且以告夫四方士之未知公者

猗歟羅氏系出祝融儲休委祉望江西東或爵之顯或
貲之雄有赫旌孝益稱碩宗維此旌孝在宋之紀始望
太和曰伯壽氏刲股藥親誠孝曷比帝書在門永照墟
里傳世凡幾迺至德安以經起家以道守官維蘖斯苦
維氷斯寒罹枉被讁探豈不完吁嗟乎公德安孫子斬
焉遺孤失所棲止身羈西戎籍未東徙如玉如金沙石
叢委吁嗟乎公道豈終貧維天祚善悔銷慶臻孰其保
之嚴嚴孺人孰其拯之赫赫師臣維此師臣異姓伯父

愛公比兒悼公何怙既授之經載正其譜維公孑然志亦繩武隱惡必咎懼蓄其身善言必踐懼辱其親賢哉乎公緊性之醇心如處子行方古人孰從貴游斂容退却孰薦公車力辭末學賢哉乎公惟義之樂謝彼塵氛安此邱壑謂公眉壽為士之依孰謂公疾而與世違此夕何夕雲昏少微羊羊之嶺澨焉全歸肅肅奉常師臣之嗣厚德之名爰勒墓次如漢有道匪我私謚美哉稱情身後之事嗚呼厚德没今幾秋有偉震器克對先猷

爰奉詩禮卒其進修及第於廷名動九州史館儲闈卓
收儒効貽恩贈公有敕有誥既世其忠亦世其孝孰謂
善人而罔食報維我無似屬在後生獲友公子聿思老
成敢述羣行慰於冥冥嗚呼厚德百世之徵

邊先生哀詞

邊先生之捐館於任丘也鄉人子弟相與弔且哭
曰噫先生古人也而今遂不可作矣先生以經術
取進士為行人為戸部二十年而伈伈若無官之

人屢乘使軺不辱君命晚司邦計善於其職而默
默若無能其所發宏矣而先生持之以恂恂謝政
十餘年享壽八十有一其所得侈矣而先生處之
以兢兢蓋其施於身者有淳謹樸茂之行積於家
者有孝弟忠厚之澤與漢之萬石君相類故禄至
於大夫封至於金紫人不以重輕而獨曰邊先生
者以德不以官也古所謂鄉先生没而祭於社者
其庶幾乎走之先尚書襄毅公與先生契交而走

與都憲同受業閣老呂文懿公之門每以童子登
先生之堂奉几杖而聆誨言故於其没也尤盡然
不能忘輒為哀詞一章以自附於通家之義
猗嗟先生非今之人兮其言之訒而行之醇兮發軔仕
途無停輪兮南走越裳而西入秦兮進署東曹揭垂紳
兮朝計茟茨而莫閱囷兮郎位老成宜奉宸兮孰使之
歸而逸其身兮社鼓闐闐會比隣兮杖屨雍雍撫松筠
兮舉目甾畬凜先業之未湮兮遶膝斑斕喜後嗣之益

振兮娟有子而桓桓作憲臣兮抑有孫而娟娟異常倫兮白髪朱顔際昌辰兮踰八望九樂天真兮云胡遘疾而遽罹屯兮有登於堂索其賔兮有飲於鄉弃其僎兮奠出九重列鼎食於重茵兮恩隆一丘表碩行於堅珉兮嗟嗟生死如陽晨兮望望桑榆倐經春兮豈無貴富等浮塵兮孰如先生里之仁兮蓊欝家林緑蓁蓁兮嗚咽河水白粼粼兮羌德容之莫親兮悵教言之若新兮寓蕪詞於一陳兮寫我心之哀呻兮

屠公哀詞

竹軒居士屠公諱機字汝敬者平湖之聞人也教其子勲舉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寺右丞再受封至奉政大夫刑部郎中乃卒葬邑之鄂陽山五年矣予嘗聞其賢未之獲識邇者被放南歸始得李學士賔之所為銘文讀之益知其詳而予於大理君雅厚善也則為詞一通以哀公致懷賢之思焉

繄鄂陽山之何許兮渺白雲之悠悠下瞰平湖之水兮

浩無聲而東流悵若人之已矣兮藏冠舄於斯丘雖聲容之日遠兮羌德音之未休惟夫人之抱奇操兮允可覬於前修紉蘭蕙以為佩兮緝芙蓉而為裳時脫畧乎塵鞅兮亦容與於芳洲强吾莫之懼兮弱吾莫與之仇謹禮維與義防兮前吾行於大猷粤歲之孔侵兮念同胞之瘦死發私廩以賑之兮拯菜色於安止彼官服之與官階兮初何心於為市令款門以至再兮堅吾讓而終已凛元冬以夕游兮聞泣聲而呱呱解縶人於水國

兮得更生於窮途奉百金以為壽兮猶此報之㫖紓急

麾之而弗納兮豈吾行之可渝亶至性之天成兮知孝

弟之在我生舐其患瘍而愈兮没又廬於墓左雖先民

之奉慈兮亦何慙於印可疾吾事之終身兮子又恤其

坎坷眷愛兄之若斯兮誠有警於嵬瑣矧内子之聯德

兮人聿稱其肅雝彼三女之來歸兮迺中處無慍容挺

七桂之森森兮益克昌於厝宗非夫子之示則兮將内

治之憧憧顯有嫡之一郎兮式克遵於王度起一經而

登仕兮匪有慕於貴富佐廷尉而帝汝嘉兮歷要津而上溯非而子之克家兮實義方之有素噫賢聲之孔碩兮終莫掩於聽論觀鄉射之禮行兮飲惟公之是尊凡十有二賔席兮作儀範於里門被命服以昭德兮仰天語之粹温由郎大夫以漸進兮彰勸善之貤恩胡閱世七十有五歲兮遽返駕於昆侖驚馬没雲散於一朝兮恨高風之不可即也惟琴書之與杖屨兮將儼然如昨日也望嘉禾之仙里兮莽予思之東馳采山花以崇豆

兮挹湖光而薦卮擊琅玕而些夫子兮魂庶幾其聽之徒悁慽而莫予遂兮聊遡風而陳詞

永思堂辭

都憲光山熊公騰霄失怙恃之三年舉進士登科之録署曰永感既出宰武進乃題其故里之堂曰永思感其禄不逮而終慕之意也故太宰王公武進人實記之而縉紳大夫為之贈詠成卷矣公出入中外幾三十年所至必以自隨遇相知必出以

求益其思之弗置如此弘治丙辰春自山東馳書新安請予一言予方在疚凡一切文字久已謝去然發公之書而重其意為賦哀詞二章且序其事見予言之不得已也

晨登吾堂而省兮怳音容之猶炳炳兮孰使予不敢仰視而氣屏兮覺吾親之不可得而駐兹景也羌庭戺之間静兮越風雨之凄冷兮等百世於一刻之頃兮亦孰以泄吾之悲哽兮惟訓言之恒警兮庶以盡吾之耿耿

兮

昏登吾堂而定兮若有聞乎欬與謦兮孰使予之若夢

而伏聽兮呼吾親而莫之應也悵紅日之既暝兮又白

煙之交凝兮慨九原之不可即而遼敻兮其孰使吾目

之瞑兮迪吾後以義方而或感兮庶吾思之或稱兮

篁墩文集卷六十